

本书涉及史、兼及籍、文字、绘画等诸领域；所上起人类化之初，迄20世纪中期中国新学运动风云涌之时；涉及古今外诸多诗人 and 名名作。这是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也是上世纪20年代杰出的世界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巨著是我国在世界文学史论方面的开山之作。全书不仅有文学史彩，还兼世界文学书的性质一册在手，可以使读对世界文学史概况有全面清晰的解与认识。

郑振铎◎著

下册

郑振铎传世经典

中国世界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近百年来最杰出的文学史



文学大纲

原始卷

(下册)

郑振铎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异花、美草。罗摩在此建了一座竹屋，大鹰遮多俞也来与他们同住。他们现在觉得很满足，如天上的神。一个女魔名苏波那迦（Surpanakha），是罗婆那的妹妹，她看见罗摩，喜欢他，但罗摩拒绝了她。她又要求为罗什曼那的妻，但他也拒绝了她。于是她想杀死悉多以泄愤，罗什曼那捉住了她，割去了她的耳鼻。她奔了回来，红血滴滴地，遇见了她的兄弟伽罗（Khara），即罗婆那的少弟。伽罗知道了她的不幸，立刻大怒，差了14个恶魔去杀罗摩兄弟及悉多，把他们的血带给苏波那迦喝。但罗摩把这14个恶魔都射杀了。于是伽罗更是愤怒，自己带了14000个的可怕的残勇的恶鬼，去杀罗摩他们。罗摩把悉多及罗什曼那藏在密洞中，他自己一个人去敌这一班的恶鬼。所有在空中、在天上的神与鬼都来观战。恶鬼们如海洋、如黑云，把千万兵器，齐向罗摩刺去。林中之神惊骇而逃，罗摩坚定地立在那里，用他的弓箭，把所有14000个恶鬼都杀死了，然后与伽罗面对面地恶战一会。他们之战，如狮与象之战。最后，罗摩又把伽罗杀死了。群神大喜，撒花在罗摩身上，悉多与罗什曼那也从石洞中走出。罗婆那听见了这个消息，大怒。带这个消息的人又劝罗婆那把悉多擒来，他便叫有智谋的摩里斫（Maricha）去做这事。但摩里斫劝他不要为此不可能的事，罗婆那受劝而止。罗婆那有10个头、20只手臂，他坐在金座上如熊熊的火一般。他身上留着许多伤痕，都是与群神战争的余迹，他不能为神或鬼或鸟或蛇所杀死。他常破坏婆罗门的祭礼，夺取别人的妻。他住的地方是楞伽（Lanka）城，现在，他的妹妹苏波那迦又去见他了。她把伤痕给他看，刺激他为她及伽罗报仇，又劝他去捉悉多来为妻。这一次，他决定要去与罗摩为敌了。他迫了摩里斫同去，摩里斫变了一只金鹿，在罗摩竹屋左近出现。这鹿的美丽真是无比！悉多见这鹿，便极喜欢，要求罗摩去猎取它来。罗摩也为这鹿的美所惑，虽然罗什曼那警告他说，“这鹿也许是魔鬼幻化的”，但罗摩坚欲追它，答道：“那是更好，我正要杀他。请你守着悉多，与遮多俞在一起。”这鹿时现时隐，时近时远，以诱引罗摩远出。后来，罗摩倦怠于荫下，这鹿又出现在左近。罗摩一箭射去，把它射死。摩里斫临死时，现出原形，假装罗摩的声音叫道：“悉多，罗什曼那！”悉多听见这呼声，强迫罗什曼那去助罗摩。他一走开，罗婆那便幻形为乞丐，持钵走近悉多，要求悉多做他的妻，弃了竹屋与他同住在宫殿中。悉

多惊骇怒骂，罗婆那遂现出原形，把她捉住了，跳入他的金车中，飞上天空。悉多高叫道：“树呀，鹿呀，鸟呀，林神呀，请你们告诉罗摩说，我已被罗婆那捉去了。”她看见大鹰遮多俞在一株树上，便求他救助。遮多俞从睡梦中醒来，看见罗婆那与悉多，便向罗婆那说道：“快放还悉多，我在此决不让你把她窃走。”于是他们在天空中大战，后来，这鸟王受伤落地死了。罗婆那遂如此地把悉多窃去了。自然界都为她悲哀，莲花萎谢了，太阳暗了，山泉呜咽如哭，小鹿为之流涕，林神也都惊骇。但创造之主梵天在天上却笑道：“我们现在的工作要成功了。”因为他见罗婆那已走上死路。罗婆那的车经过山峰时，悉多看见有五个大猴在那里，她投下她的珠饰给他们，想求他们带给罗摩。他们到了楞伽城，罗婆那把悉多放置于内宫，看守极严密，一面又差奸细去侦探罗摩的动作。然后他到悉多

悉多被劫持



那里，把他的宫殿、财宝、御苑给她看，恳求她为妻，但悉多脸躲着他，沉默不言地哭着。他再迫她，她便誓说，他必死于罗摩之手，恶鬼之国必全灭。于是罗婆那大怒，叫几个极凶恶的鬼来，负看守悉多之责，要他们或用武力，或用诱惑，把她灵魂裂碎。温柔的悉多便这样地居于楞伽城，如牝鹿之在于群犬中。

罗摩射死了摩里斫回来，在路上遇见罗什曼那，同回家中，但悉多已不在这里了。他们到处的寻找，石洞、森林都寻找过了，却不见有悉多的影迹。罗摩以为必定是什么魔鬼为报复伽罗之仇，而把她吃去了。但后来，他们走到大鹰遮多俞落地的所在。遮多俞还未死，他微声地告诉罗摩一切的经过，并叫罗摩到罗婆那那里去找悉多，说完了话，他便死去了。罗摩悲苦遮多俞的死，愤痛悉多的被窃，立刻同罗什曼那去救悉多。在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个可怕的恶魔，把他杀死了。这恶魔临死时很快活，因为他乃被一个隐士咒禁为恶魔之形的，罗摩杀了他，他才自由。于是他们用柴把他的尸身烧了，他在葬火中升到天空，坐在车内，对罗摩说道：“你要到梨什牟迦山（Rishyamukha）去找大猴苏曷梨婆（Sugriva）及他的四个同伴的帮助，如此，才能杀死罗婆那，救回悉多。”于是他以手指示罗摩以梨什牟迦山的方向，渐升上天空不见。罗摩与罗什曼那遂到了梨什牟迦山。大猴苏曷梨婆是被他残恶的兄弟婆利（Vali）逐出家庭的，他的妻子也被占去。他见有两个人带了兵器去找他，以为是婆利派来的奸细，不敢出见，先差哈努曼（Hanuman）乔装隐士，出与他们相见。他们告诉哈努曼以救助的意思。这时，苏曷梨婆亦正欲求人帮助复仇，遂与罗摩成为好友，相约互助。猴子们又说起悉多掷下珠饰给他们的事，罗摩见了珠饰十分悲哀。于是罗摩助了苏曷梨婆打败了婆利，使他复为猴国之王。四个月的雨季过去了，天色晴朗，水流平静，苏曷梨婆遂发令召集猴军，猴军从远而至，由石洞、由森林、由东、由西、由喜马拉雅山或由他处，全世界的猴子，都毕集于苏曷梨婆之前。他遂令他们受罗摩的号令，等候出发攻罗婆那。但罗摩以至苏曷梨婆都不过仅闻罗婆那之名，却不知道他的住处，或把悉多藏于何处。于是苏曷梨婆便令猴军四向去探寻，在一个月之内必须寻到，但他们信托全军还不如信托哈努曼个人之深。哈努曼是风神之子，有他父亲的能力与迅捷，勇敢而且机警。罗摩把一只戒指

交给哈努曼，叫他见到悉多时，以此为信。哈努曼率了一部分的猴子，向南去探寻。一个月过去了，向东、向西、向北探寻的猴子们都回来了，都说没有，独有向南的为哈努曼所统率的一队未回。哈努曼率诸猴到处寻找，都不见悉多。最后到了大海边岸，海波汹涌，猴子们眼望着海，无法可想。一个月之后，哈努曼遇见了大鹰三波底（Sampati），他是遮多俞的兄弟，猴子告诉他以遮多俞的死耗。他便说道：“我看见悉多被罗婆那捉去，罗婆那就住在楞伽，由此渡过海约有百里。我希望他们能救得悉多，杀死害我兄弟的人。”于是哈努曼飞渡过海到了楞伽城，他乘黑夜进城，走到罗婆那宫旁的山顶上。现在，月轮皎洁地高悬于碧空，如一只白鹄浮渡天海。他看见宫中的许多人，他一处一处都寻过，但不见悉多。到了罗婆那所住的地方，也不见她，最后，他才看见一个女人被囚禁于一个屋内，他知道，这一定是悉多了，又见她为罗婆那所迫。罗婆那去后，他便出来与她说话，以戒指为信。她知道罗摩近状，十分喜欢，但当哈努曼要把她负出宫外，与她同回罗摩那里时，她却不肯允许。一因，她怕恶魔



发现遮多俞

们追来；二因，她除了罗摩，不欲接触第二人身体；三因，她愿救她与灭罗婆那的光荣属于罗摩。她说道：“请快叫罗摩来救我！”于是给哈努曼以信物，并他们二人的秘语，使罗摩相信哈努曼确已见到她。哈努曼在此还不以已见悉多为满足，他毁灭了许多树林，杀了许多人，最后，被缚到罗婆那面前。他劝罗婆那放了悉多，以救自己的性命。罗婆那大怒，

把哈努曼的尾缚了浸油的棉花，把火引着，然后放了他回去。悉多知道了这事，求火不要烧灼了哈努曼，因此，他的尾便不觉得热痛。他飞行空中，在楞伽城以熊熊的尾四处放火，杀了无数的魔鬼，烧倒了一半的宫殿与房屋，于是把尾放入海中，浸灭了火，飞了回去。到了对岸，加入猴群，告诉他们以一切经过，个个猴子都喜欢得跳起来，于是他们回到都城。哈努曼安慰罗摩，并给他以悉多的信物与言语，沉忧的罗摩便转为快活。苏易梨婆发令猴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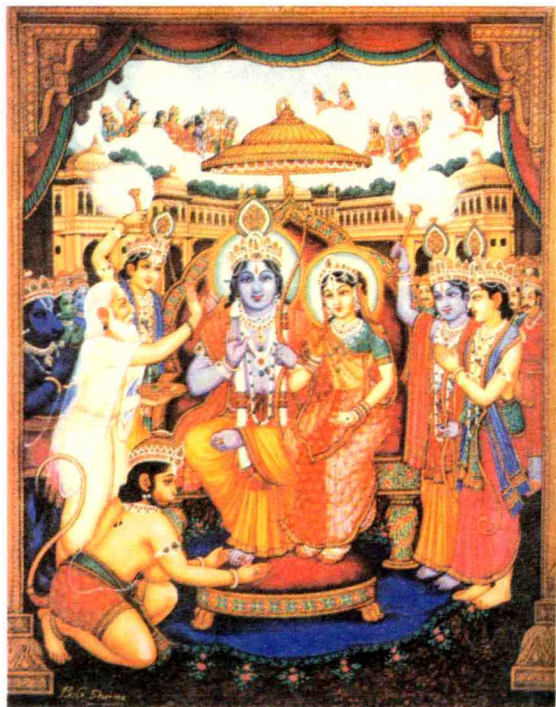


悉多的信物

全体出发到楞伽城去。他们到了海岸，但不知怎样能渡过海。同时罗婆那的兄弟毗毕沙那（Vibhishana）因为劝他送还悉多不听，便率四个从者投入罗摩军中。罗摩允许他，待罗婆那死后，即立他为楞伽的王。他告诉他们说，要渡海，只有去问海神。罗摩去问海神，海神道：猴中有一个名那拉（Nala）的，有大力，能筑桥。于是那拉率领群猴造桥渡海，桥至第五日而成。罗摩等率了猴军过桥，包围了楞伽城。两方战事极烈，土地震动着，云端落着红血。在此战中，罗摩与罗什曼那都受了伤，幸得治愈了。罗婆那令了许多凶猛的战士出战，多被罗摩等所杀。两方战士的血如一条河流。熊王遮菩槃（Jambavan）也加入罗摩之军，但受了重伤。哈努曼到搅乳洋（Milky Ocean）去求仙草，把所有死的、伤的自己这方面的战士都

医活了。最后，罗婆那自己出战了。他与罗摩力战，如两狮之死斗。罗摩斫去了罗婆那的一个头，但他从斫处又生出一个头来。然后，罗摩知道平常的兵器，不能杀死他，便取出大神梵天给他的武器去杀罗婆那。这魔王便应群神的所愿，死在罗摩的手中。自此，世界便再和平了，群神与人类都不再被恶魔所扰了，空气清鲜而且光明，太阳明亮地射照在人与魔的战场上。毗毕沙那成了楞伽城之主，众魔的王。罗摩与悉多至此方重复聚首。群神降临于地上，训教罗摩，允他以一个愿，罗摩道：“我愿猴子之战死者都复生。”于是他们便都复生了，如从睡梦中醒来。群神又要罗摩回国登王位，罗摩遂偕同悉多及罗什曼那动身回国，并偕了魔王毗毕沙那、猴王苏易梨婆等同行，猴军与熊军也都随了去。

他们到了国都，正是罗摩被放逐后的十四年又五日。婆罗多这时已隐居于别处，罗摩遣哈努曼去请婆罗多回来，哈努曼告诉他以罗摩的一切的经过，婆罗多大喜，立刻回到都城见他兄弟罗摩。他把国政交还罗摩，罗摩与悉多登了王位。其登极的典礼，弘伟无比，熊王、猴王、魔王都为罗摩执职事。



加冕礼

罗摩把财宝分赐给一切效劳于他的人，自苏易梨婆以至熊军、猴军，无不有赏赐。不久，他们都告辞回家。罗摩公正而伟大，他在王位时，人民寿至千岁，风雨以时，无疾病，无攻战，无野兽之侵袭，一切人都快乐而且安居。

罗摩在位一万年。他在位时，曾判决了好几件事，《罗摩衍那》里都记

载着。后来，罗摩听见人们说，悉多曾在罗婆那宫中住过，为不洁之妇人，于是他不得已而使罗什曼那把悉多送到恒河过岸去住，而他自己却十分悲哀。她在那里遇见《罗摩衍那》的作者隐士瓦密奇，即住在瓦密奇家里。不久，悉多在此为罗摩生了两个双生子。瓦密奇作了《罗摩衍那》，叫罗摩的两个孩子唱着。罗摩听见这歌，想起了悉多，即遣人请了悉多来。她随了瓦密奇同来，瓦密奇诉说悉多的无辜，并使罗摩认知他的两个双生子。这时，悉多的结局已到，她出于土，这时要复归于土了。土中耸起一个神座，土地伸出她的臂，欢迎悉多，置她于神座之上，然后神座又沉没入土中，悉多不见了。罗摩低首悲苦，全世界似乎都空虚了。大神梵天向他显示，说：“罗摩！你不要悲苦，你须记着你的前身乃是毗湿奴！你即将在天上与悉多相见。现在，让瓦密奇唱完了《罗摩衍那》。”于是罗摩与他三个兄弟复合而为大神毗湿奴，升到天上，群神向他顶礼，快乐地欢迎他。

《罗摩衍那》便如此地告终止了。“没有儿子的，读了罗摩的一诗即可得子。读它或听它在诵读的，一切罪恶都将洗净。背诵《罗摩衍那》的，可得丰富的牛群与金的赐品。读《罗摩衍那》的，将得长生，将同他的子与孙，在这个世界并在天上受荣誉。”印度人带着如此的信念去诵读《罗摩衍那》，于是这世界大史诗的《罗摩衍那》在他们看来，乃非文学作品，而为具有无上的威权的圣书。

参考书目

- 一、《佛教》(Buddhism)，戴维斯夫人(Mrs. Davids)著，《家庭大学丛书》之一，威廉与诺格特公司出版。
- 二、《印度教》(Hinduism)，巴奈特(Dr. L. D. Barnett)著，《古代与近代的宗教丛书》(Religions Ancient and Modern Series)之一，康斯特布尔(Constable)公司出版。
- 三、中译的关于佛教的书籍极多，最著名的出版处为金陵刻经处。

医学书局及商务印书馆。

四、《印度人与佛教徒的神话》(*Myths of the Hindus and Buddhists*)，尼维迪泰修女(Sister Nivedita)及库马拉斯瓦米博士(Dr. A. Coomaraswamy)著，伦敦乔治·哈拉普公司(George G. Harrap & Co, London)出版。

五、《印度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India*)，弗雷泽(R. W. Frazer)著，《文学史丛书》(*The Library of Literary History*)之一，伦敦昂温公司(F. Fisher Unwin, Ltd.)出版，初版在1898年。

六、《印度文学史》(*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韦伯(Albrecht Weber)著，原文为德文，由约翰·曼恩(John Mann)等译为英文，为《特鲁甫纳东方丛书》(*Trubner's Oriental Series*)之一，伦敦根·保罗·特伦奇和特鲁甫纳公司(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出版。英译本在1878年初版。

七、《梵语文学史》(*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麦克唐奈尔(Arthur A. Macdonell)著，伦敦海尼曼(Heinemann)公司出版，1900年初版。

八、《印度神话、宗教、地理、历史及文学的名著字典》(*Classical Dictionary of Hindu Mythology and Religion. Geography. History and Literature*)，道森(J. Dowson)著，亦为《特鲁甫纳东方丛书》之一，出版公司同上。

九、《世界文学纲要》(*Handbook of Universal Literature*)，博塔(Anne C. Lynch Botta)著，美国波士顿的霍顿·米福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 Co.)出版，1884年初版。

十、《世界文学》(*Literature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ory Study*)，理查森及欧文(W. L. Richardson & Jesse M. Owen)合著，波士顿杰恩公司(Ginn & Co.)出版。

十一、《印度的语言与文学》(*Hindu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施莱格尔(Schlegel)著，出版公司未详。

十二、《梵语文学史》(*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马克斯·穆勒(Max Muller)著，出版公司未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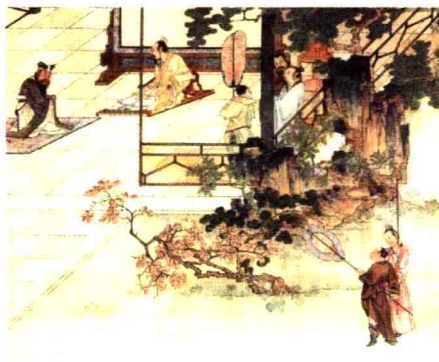
十三、各种百科全书中亦都有关于《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的记述。

十四、《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除了在印度有几种今文的译本以外——原文为梵语文，即印度的古文所写——世界各国都还不曾有过的完全的译本。英文中仅有几段的译文。

第六章

诗经与楚辞

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诗经》，一部是《楚辞》。这两部不朽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过极伟大、极久远的影响。



——

我们开始叙述中国的文学，觉得有一件事很奇怪。中国在她的文学史的第一章，乃与前述的希腊与印度不同，中国无《伊里亚特》与《奥德赛》，无《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乃至并无一篇较《伊里亚特》诸大史诗简短的、劣下的足以表现中国古代的国民性、国民生活与伟大的人物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的人物，足以供构成史诗的资料的，当然不在少数，却仅能成为简朴如人名、地名、字典的编年史与叙事极简捷的《史记》的本纪或列传中的人名，而终不能有一篇大史诗出现。我们不能相信，当古代的时候，中国的各地，乃绝对地没有产生过叙述大英雄的、国民代表的伟大事迹的简短的民歌，但其所以不能将那许多零片集合融冶而为一篇大史诗以遗留给我们者，其最大原因，恐在于，那时没有伟大天才的诗人如所谓荷马、瓦密奇之流以集合之融冶之；而其一小部分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的大学者如孔丘、墨翟之流，仅知汲汲于救治当时的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的弊端，而完全忽略了国民的文学资料的保存的重要。因此，我们的在古代的许多民间传说，乃终于渐渐地为时代所扫除所泯灭而一无痕迹可寻了。这真是我们的一种极大的损失！

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诗经》，一部是《楚辞》。这两部大作品，都是公元前第三四世纪后（商之中叶）至公元前第一世纪（汉中叶）的出产物。《诗经》大约是公元前第三四世纪至公元前第六世纪的中国北部的民间诗歌的总集（《诗经》内容甚杂，但以民间诗歌为最多）；《楚辞》大约是公元前第三世纪至第一世纪的中国南部的作品的总集，其中亦有一部分是“非南方人”所仿作的。除了这两部作品以外，古代的中国文学中，没有什么更重要的、更伟大的作品了。虽然有几篇作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十五六世纪左右，如《吴越春秋》所载之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相传以为是黄帝时作；又如《帝王世纪》所载之《击壤歌》，《尚书大传》所载之《卿云歌》三章，相传以为尧、舜时作之类，虽我们不能说其伪迹如明人所作之《皇娥歌》、《白帝子歌》之明显，然其真实之时代我们却决不能

断定能较《诗经》为更早至一二世纪以前。记载这些诗歌的书，本不甚可靠，也许其时代较《诗经》为更后。且此种作品，俱为不甚重要之零片，在文学史上俱无甚价值可言，自上古以至秦，除《诗经》与《楚辞》外，合真伪的诗歌而并计之，（其实大部分是伪的）其总数不过百篇，只能集成极薄的一小本。所以我们论中国的古代文学，舍《诗经》与《楚辞》以外，直寻不出什么更重要的、更伟大的文学作品出来。且这两部不朽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过极伟大、极久远的影响。

二

《诗经》在孔子、孟子时代的前后，对于一般政治家、文人等，即已具有如《旧约》、《新约》及荷马的两大史诗之对于基督教徒与希腊作家一样的莫大的威权。政治家往往引《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辩论讽谏的根据；论文家及传道者亦常引用《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宣传或讨论的证助；有的时候，许多人也常常讽诵《诗经》的一二诗句以自抒叙其心意。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磐与地……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日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日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道。’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晋人许之。

（《左传》）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

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物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麀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孟子》）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友曰：……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婉，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蹶亦而纵继，则虽东郭婉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蹶迹而纵继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我如遗’，此之谓也。”其友人曰：“仆人有过，仆人有过！”

（《新序》）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可谓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可谓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韩诗外传》）

像这种的例子，在《左传》、《国语》，以至其他诸古书中，到处皆是。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诗经》的势力，在那些时候是如何的盛大！到了汉以后，《诗经》成了“中国圣经”之一，其权威自然是永远维持下去。

就文学史上看来，《诗经》的影响亦极大，汉至六朝的作家，除了

《楚辞》以外，所受到的影响最深的就算是《诗经》了。自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应治》、《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著地受有《诗经》里的诗篇的风格的感化。不过，自此以后，《诗经》成了圣经，其地位益高，文人学士，都不敢以文学作品看待它，于是《诗经》的文学上的真价与光焕，乃被传统的崇敬的观念所掩埋，而它的在文学上的影响便也渐渐地微弱了。

《诗经》里的诗歌，共有三百零五篇，据相传之说，尚有《南陔》、《白华》等六篇笙歌，有其义而亡其辞（此说可信否，待后讨论）。此三百余篇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种。风有十五，雅有小雅、大雅，颂有周、鲁、商三颂。现在据《毛诗》的本子，将其前后的次序列表如下：

类 别		篇 数	篇名举例
国 风 凡 十 五 国 风 · 共 一 百 六 十 篇 ·	南周	十一篇	关雎、葛覃、卷耳等。
	召南	十四篇	鹊巢、草虫、野有死麇等。
	邶	十九篇	柏舟、燕燕、终风等。
	鄘	十篇	墙有茨、桑中、相鼠等。
	卫	十篇	淇奥、硕人、伯兮等。
	王	十篇	黍离、君子于役、葛藟等。
	郑	二十一篇	将仲子、子衿、出其东门等。
	齐	十一篇	鸡鸣、东方未明、南山等。
	魏	七篇	园有桃、葛屨、陟岵、伐檀等。
	唐	十二篇	蟋蟀、山有枢、扬之水等。
	秦	十篇	车邻、蒹葭、黄鸟、无衣等。
	陈	十篇	东门之杨、月出、泽陂等。
	桧	四篇	羔裘、素冠等。
	曹	四篇	蜉蝣、鸛鸣等。
	豳	七篇	七月、鸛鸣、伐柯等。

(续表)

	类 别		篇 数	篇名举例
雅凡大小二雅共·一百零五篇·	小雅凡小雅·共七十四篇·	鹿鸣之什	十篇	鹿鸣、四牡、常棣、采芣等。
		南有嘉鱼之什	十篇	南有嘉鱼、湛露、车攻等。
		鸿雁之什	十篇	鸿雁、黄鸟、无羊等。
		节南山之什	十篇	节南山、正月、十月、小弁等。
		谷风之什	十篇	谷风、蓼莪、小明、楚茨等。
		甫田之什	十篇	甫田、大田、青蝇、宾之初筵等。
		鱼藻之什	十四篇	鱼藻、采芣、都人士、白华等。
	大雅三凡十大一雅篇·共	文王之什	十篇	文王、大明、绵、灵台等。
		生民之什	十篇	生民、既醉、民劳、板等。
		荡之什	十一篇	荡、抑、烝民、江汉等。
颂凡周鲁商三颂·共四十篇·	周颂三凡十周一颂篇·共	清庙之什	十篇	清庙、维清、天作、思文等。
		臣工之什	十篇	臣工、振鹭、丰年、武等。
		闵予小子之什	十一篇	闵予小子、小毖、良耜、丝衣等。
	鲁颂駉之什		四篇	駉、有骍、泮水及閟宫。
	商 颂		五篇	那、烈祖、玄鸟、长发及殷武。

这个次序，究竟可靠不可靠呢？所谓风、雅、颂之意义如何呢？风、雅、颂之分，究竟恰当与否呢？这都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

据传统的解释家的意见，以为：“风，风也，歌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序》）

他们的这种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们承认《关雎》、《麟之趾》以及其他“二南”中诸诗篇，为受王者之教化，而其他的大部分国风之诗篇则为刺上的、讥时的，于是“二南”中的情诗，便被他们派为后妃之德，其他国风中的同样的情诗却被他们说成“刺好色”了。其实“二南”中的诗与邶、卫、郑、陈诸风中的诗其性质极近，并无所谓“教化”与“讥刺”的区别在里面的。他们的雅颂的解释，也极不清楚。

推翻他们的传说的附会的解释的，是郑樵的“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之说。（见《通志乐略》，他的《六经奥论》亦畅发是说）郑樵以为古之诗，即今之辞曲，都是可歌的，“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谓之逸诗……有谱无辞，所以六诗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这种解释，自然较汉儒已进了一步，且在古书中也有了不少的证据。但《诗经》中的所有的诗，果皆有谱乎？果皆可以人乐乎？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且诗之分风、雅、颂，果为乐声不同之故乎？他说，“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实则孔子固常言：“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孔子对于诗之观念，恰与郑樵所猜度者不同，他固不专以诗为燕享祀之用，而乃在明了诗之情绪、诗之意义以至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以为应世之用。

据我的直觉的见解，《诗经》中的大部分的诗歌，在当时固然是可以歌唱的，可以入乐的，但如几个无名诗人的创作，如《无羊》、如《正月》、如《十月》、如《雨无正》（俱在《小雅》）都是抒写当时的政治的衰坏（如《正月》等）及描写羊牛与牧人的情境的（如《无羊》），都是一时的情绪的产品，决非依谱而歌的，也决无人采取他们以入乐的。（《诗经》中入乐的诗与非入乐的诗，似有显然的区别，